

鯤
西
著

清 华 园 感 旧 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华园感旧录

赬西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园感旧录 / 鲲西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6

ISBN 7—5325—3158—9

I. 清... II. 鲲...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737 号

清华园感旧录

鲲西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北京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125 插页 4 字数 141,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5325—3158—9

K·394 定价: 1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小 引

何满子

从上世纪五十年起的炼狱里过来的人，倘在劫后还能交往乃至相当融洽，又不是基于功利上的某种交易，那么，大抵可说是莫逆于心的了。我与鯤西的交往应属于道义上的契合，虽然我们间的关系不算挺密迩。

鯤西的性格是沉默而有些孤介的，绝对不是“抢镜头”的人。但我和他相处之初，就发现他的内向的性格中有一种含而不露的恳挚。记得相识不久，一次同看一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的电影片，我偶尔提了一下剧中人物的一点搞不清的关系，次日，他就给我看了他前一天晚上回寓后从莎集和英国史中钩稽出来的英法百年战争前后王室的世系表。那当然是费了不少心的，其盛意实在令人感激而且永铭不忘。

我们对音乐有共同的爱好，记得好像在“扩大化”期中，他还到我寓所来听过一次唱片。此外，五十年前的事情可真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当然，不会忘记的是，我们一起加了冕。

1962年我自边地回沪治病期间，才知道他已被发往浙江服劳役。直到1979年我从农村被召回重操旧业时，鯤西也同时回到上海。彼此几乎没有诉述过各自的遭受，但双方都能默契，这

便是“莫逆于心”的话头。

这二十年来，他写得不多。以他的博览、广识和才情，如果换一个亟亟于当“大众情人”的才子，如今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常见的角色，那鯤西该不知能写出多少东西来。比如光写写怀旧的东西吧，我记得五十年代他多次谈潘光旦和霭理士，谈他的乡先辈陈衍，谈陈寅恪（那时我们供职的出版社正在编印《元白诗笺证稿》），等等，都包含着丰富而又珍异的历史文化的信息，稍稍组织一下便可以援笔成篇的。我不知他因什么而惜墨如金。直到近十年，他才陆续少量地发表些怀旧和品书的文字。人们常说厚积薄发，在鯤西，这积和发也远不成比例，真只有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才堪形容了。

这回他将系列追忆清华园的文字和一些评人衡文之作，结集出版，虽仍只是满腹经纶中的一丝一缕，在我看来仍弥足珍贵。不说篇章中所包涵的文化信息和独到的识见，那毫不雕饰而自然浑脱的文字也令人如饮醇醪。他来函嘱我“题数言以纪念我们的友谊”，我自然乐于略述对畏友的钦佩和感激，唯一不满的是他太吝惜笔墨，希望这小引能起将他一军的作用，促他多写些，多写些，是所望也。

2002年2月初

自序

抱着怀旧的心去写一个地方，这有多种方式，可以写一本书，一篇文章，也可以仅仅一句话。近年写回忆清华园的书渐渐地多了，但不久前我看到受业于莎士比亚课教授王文显先生门下的张骏祥——这是众所共知的知名人士——在他纪念他的老师王先生的文中附带地说：“清华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它的图书馆。”仅此一句我觉得已足以形容对于清华园所怀的深厚的依恋。

较早前我最欣赏的是清华中文系浦江清教授写的《清华园日记》及其续集，最初这还是陈落君告诉我的。这是一本记述昔日清华园风貌最能勾起人记忆的好书。近年吴雨僧先生的《吴宓日记》也整理出书，卷帙浩繁，记述清华园约占三分之一，而后半主要是南下之后在昆明和成都的事，其实这一部分才最有史料价值。

我是清华园的迟来者，进入时正值它的全盛时代，未久卢沟桥变起匆匆离去。历史使这个名园就像花事一般已到了凋残零落的时刻。清华园给予学子哺育的是物质的和精神的。师长的教诲，同窗好友的切磋，累年萦回于梦寐之中，其结果就是这些年陆续写成的感旧录。正因为先前写时多是单篇，因此时间上

不相连贯,且也有重复。现在编入这本集子中的《图南追忆》是唯一按时间顺序写的,它主要记载南迁之后连贯着长沙、蒙自、昆明和重庆的我自己的行程,而所写的内容依然是有关于我的师友。我凭着不错的记忆力,因此所写下的不论是人或地,其细节犹如当年的情景还在眼前晃动一般,所以写感旧录对于我就是要唤回当日我所感受的清华园的气氛。如果有所谓清华精神的话,这是一种气氛,以及它的学风,正是这些体现着清华精神,清华人的风格。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三组文字:人物评论,随笔及书评和最后二篇传记。四篇人物评论全都属于福建人士,无疑这也反映我自己暮年的乡土情结。我特别要提出的是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文,因为这里我提出当年与林合作的晓斋主人的生平及其遗著,这是过去研究近代中国翻译文学者所未见的极珍贵的资料。

随笔部分大多属于书评这一范畴。我喜欢读书评也尝试自己来写。从时间说这已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不过近年写得稍多一些。看到好书会产生冲动,这种冲动的结果就是书评的产生。四十年代叶公超先生为英国诗人叶芝(W. B. Yeats)编的《牛津近代英诗选》写的一篇书评登在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我极欣赏叶先生这篇文章,以他对于英诗如数家珍一般的理解,加上他的流畅的行文,可以说这是一篇高水平的书评,当代无人可并。西方的大报如英国《泰晤士报》、《纽约时报》都有书评专栏,执笔者大都是职业撰稿人,他们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但并不是学者类型。职业的书评家都具有相同的文字风格,有平庸的,也有极有见地而文字漂亮的。对于我,写书评是抒写个人见解的一种艺术渠道,在这当中自然不能没有个人癖好和趣味,所以好书评必须具有高雅趣味,从而能诱使读者去读你认

为值得读的书。

在这一组文中我必须对《艺术与现代舒适》这篇文略作说明。因为我的原意是想藉此表达我对现在我们社会对待高雅艺术的一些看法。我所谓的高雅艺术是指西洋古典音乐。一次在电视台专家评论音乐演出的座谈会中,我很佩服一位女教授的话,她说不久前新加坡交响乐团来沪演出,曲目中有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在上海演出中曲未终台下已响起掌声,她说这支交响曲五年前在柏林演出时,当余音徐徐消失,足足过了五分钟才响起如爆的掌声。因为马勒的音乐使听众浸沉在无限的思绪中,最后才如梦初醒一般回到我们这个世界中。掌声是对作曲家对演出者的一种敬意。我那篇文的末段也意在表达我的一种期望,即有一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观众也具有如柏林观众那样的水平,这种水平不是技术知识,而是文化素质的体现。

最后对集中两篇传记小品也作些说明。朱东润先生是当代学者中唯一喜欢传记的写作者,他欣赏英国的史特拉奇(Lytton Strachey),而朱先生最早写的《张居正大传》是一部成功的传记作品,因为他写出了张居正这个大人物和他背后的历史氛围;他晚年的《陈子龙及其时代》就写得很粗糙,部分的原因是他有意与陈著《柳如是别传》唱反调,被剥去了情感生活的陈卧子显得苍白无力,这篇传文如果以万余字集中写陈子龙在抗清中勇力的一击或许会有生气的传记,如史特拉奇所写的那样。所以传记必须是具有戏剧效力的,能否达到这一效果关键在作者的笔力。我写《高贵乡公之死》是读了亡友徐高阮《山涛论》之后受启发的,同时我又发现高贵乡公的悲剧和莎士比亚的《裘里斯·恺撒》(Julius Caesar)在悲剧酿成这一瞬间有着相似的悲剧应有的震撼力量,因而作了对比,藉以加重剧情。另一篇《鸿雁迟迟》写百年前远嫁到中国的英国妇女,她是我二叔的英国妻子,

现在只根据八十年后发现的三封遗札写成这篇传文。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写得平实一点,对于我所熟知的乡土略作描绘藉以熏托出当年来自英伦的这位年轻妇女眼中所见的中国的风土人情。两文都由陆灏君的协助得以刊登在《万象》杂志上,并附有精美的图片。

英国吴尔夫夫人说写作艺术正是以对于某种思想的强烈执着为其支柱的,我不知道我所执着的是什么,或许只是对于理想主义、对于文学艺术的耽爱,还有就是对于这个世界所怀的美好的愿望等等,正是这样,这就是汇辑于这本集中犹如数年前已出的《三月书窗》和《推窗集》一样,文字带着斑驳不纯的色彩,然而却是属于我自己的。

最后得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给这本书以出版的机会,特别是高君克勤还有曹明纲和李祚唐二君的多方面的教正,均在此致谢。这些文散见于《万象》、《文汇读书周报》、《寻根》、《东方文化》等刊物上。在《感旧录》中有四篇是转引自己出的《三月书窗》,并应在此向有关方面致谢。



鯤西，原名王勉，福建长乐人，1916年生。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期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已退休），上海作协会员。著有《三月书窗》、《推窗集》、《深宫里的温莎娘们》、《吴伟业》及有关明清诗文小说戏曲论文。

目 录

小引	1
自序	1

感旧录

图南追忆	1
感旧之余的话	19
续感旧录(一)	24
续感旧录(二)	29
续感旧录(三)	34
读《吴宓日记》	38
俞平伯与陈寅恪:历史观点的分歧	44
蒋廷黻宦海沉浮录	49
叶公超与现代新诗	53
王文显:一个戏剧家,从牛津到清华	58
钟开莱:清华园的数学天才	64
读同龄人书后	70
大师讲课余闻	75
一个美国人在清华园	77
文林街上的教授身影	79

余论:北大清华平议	83
-----------------	----

人物评论

冰心:闺秀作家的最后典范	88
林语堂:向外文化的使者	91
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经过和背景始末	95
罗丰禄:近代中国最早的职业外交家	102
俞平伯《乐知儿语说〈红楼〉》	106
初刊本《柳如是别传》出版纪实	110

书窗随笔

对尼采的身后议论	120
纪德的书,已是明日黄花?	124
劳伦斯之我见	128
奥登书话	133
劳伦斯书简	138
艺术与现代舒适	143
怀旧情:上海的西文书店	149
张大千与《韩熙载夜宴图》	154
苏格腊底之死及其他	157
在不定的地平线上	160

传记小品

高贵乡公之死	167
鸿雁迟迟	175

后记	185
----------	-----

感旧录

图南追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园撤退的最后情景，见于潘仲昂光旦先生的《图南日记》的详尽记载中。这是一份极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又是散发着激昂的爱国精神的篇章。图南典见于庄子《逍遥游》篇，这里借喻巨大的鹏乘风九万里，无所窒碍地南飞，图南先写清华园悲痛中的撤退，图南又是以南飞的鹏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终要复兴，战败敌人。在《感旧录》的其他篇中我已介绍过潘先生的这篇文，现在我想以同样的图南题名记述南下之后在八年抗战中我自己的行程。清华园感旧录大部分写的是我所追忆的师长和友人，他们代表着那一时代在文化和学术战线上勤奋的追求者，由于总是以单篇形式撰写，因此在时间上不是前后衔接的，有的地方还不免有重复，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

(1)南下第一站南京

卢沟桥炮声我是在图书馆地下室阅报处听到的，只有隆隆的炮响，记得叶公超先生也在看报。最初情况并不明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多数人对战争发展概念还很模糊。但北平是要陷落了，这是铁的事实，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惨痛的亡国滋味。我是较早南下的，南下的第一站是南京，那里正有多位父执长辈。南京很快就有空袭。初到的一夜即听到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广播讲话，语极激昂，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有一句话，大意说在现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纷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的事是没有的。这篇演说虽然有着义愤慷慨的辞语，但未能掩饰其低调的姿态。这时我所遇到的不少长辈谁也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抗战是要开始了。恰在此时作为首善之区的南京却爆出一件政治大丑闻，那就是行政院简任机要秘书黄浚（秋岳）通敌案。黄在北洋政府时早有文名，原籍福建，由于他以参加行政院会议所得机密情报转告日人，国民党政府原拟轰炸停泊于浦口以下的日舰“出云”号，不料出云舰连夜逃逸，在追究泄密时集中到黄浚身上，黄亦随即被捕。抗战方兴便出了这样的大丑闻，一时社会震惊，而在京的许多有地位的闽籍人士皆相顾失色。他们并非怕受牵连，而是感到失面子。八十年代黄的遗著《谰言》刊印出版，寅恪先生题黄氏集有“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云云。

我到南京未久，许多同学也陆续离北平到南京和上海。那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成贤街，那也是旧中央大学所在地。我和几位同学同去教育部，看到梅月涵校长和胡适之先生。七七事变前蒋在庐山召集会议，梅、胡都参加，因此事变一起他们即

迅速下山回到南京。在教育部我们被告知临时大学将设在长沙,而此时胡先生则准备赴美。本来清华在华北形势紧张时,已先将一批书籍和西文珍贵杂志装箱南运,同时又在长沙修建校舍,后来迁校长沙时并没有利用那块地。

(2)长沙临时大学

我离南京去长沙,中间在九江和汉口都有短暂的逗留,过九江曾上庐山,在汉口则过江去武昌,并且参观武汉大学。长沙卑湿之地,以前读书知汉贾谊当长沙王太傅时是这样说的。因此初到长沙虽一切都很新奇,却未曾产生陌生的感觉。我到时还没有为学生预备的宿舍,于是一个人找一家小旅馆住下,这小旅馆居然名纽约旅社。每天七角钱房租包括三顿饭。头一天早上就遇上难题吃的是干饭,四菜一汤,八个人用。我是来自粮食不丰的福建,一日一干两稀,所以头一顿饭吃得很不习惯。但随即适应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物价平稳,湖南又是产米的省份,生活水平在小康之上。

临时大学设在圣经学校,这里主要是法学院和一部分理学院,文学院教授和学生都到衡山去了。冯芝生(友兰)先生也在衡山,对于衡山这个有着悠久讲学历史的名山,冯先生必有一番感触。而英国人燕卜苏教授还为衡山写了一首长诗。长沙读书和生活过得较紧张,敌机不时来扰,在南京陷落后随着武汉吃紧,群情忧虑,因为那时人们对于抗战前途还完全没有信心。学生会发起一次座谈会,请一些教授分析形势。我记得北大张佛泉教授的讲话,他在分析战况后随即说美国正加紧军备,正有什么军舰下水等等,把对付日本人的侵略寄希望于美国,这样的论

调即在那时听也觉得很幼稚可笑。我这样说意思是三校南迁，虽在后方弦歌不断，青年学生并没有忘记前方浴血的战士和国家的安危。

此时北平图书馆也有部分人员随同学校迁来，并且和大学共同布置相当宽敞的阅览室；那时邮运畅通，学校原订的外国期刊如期转到，我正是在这阅览室开始读一些英国当代小说。学校南迁师生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原来三校不相往来的同学也都一起上课，渐渐地有人成了朋友。我正是由于北大友人的推荐去旁听张佛泉教授的政治哲学一门课。张是胡适圈子中一个活跃人物，他是像读讲议一样一条一条地讲，我庆幸自己尚能详记不误。我曾修过两门政治学课，另一门是陈之迈教授（他也是胡圈子中人）的近代政治制度，此课受益最大。近年读章太炎《噶书》，其中《刑官第三十七》有言曰“欧洲法家之训曰‘王者无恶，神圣而不可侵’”，原文应是“King can do no wrong”，今刊本皆无注，而这恰是我从陈之迈教授课上听到的，过数十年犹能记忆。

国民党张治中将军还召集学生讲话，抗战中长沙大火，是他主持撤退的事。那时没有宿舍，学生都散居民间，和我合租韭菜园一间屋子的十几位同学，今存者无几，科学院院士叶笃正君尚健在，此外还有一位在北欧的林宗基君。

(3) 烟雨南湖的蒙自

长沙临大前后不及一年，1938年初学校即筹备南迁，一部分原因是战事的发展，长沙已不再是安全的后方了。学校分两路入滇，一路步行，另一路由香港、海防经滇越铁路。学生全是

自愿选择参加哪一路的，现在已记不清，大约还发放津贴。

闻一多先生是参加步行的，且沿途写生。经由香港的先到广州，学生都寄住岭南大学。岭南校园秀丽，还有一座小教堂。黄昏蝙蝠乱飞，尤为难得在这里头一次采撷到南国的红豆。陈寅恪先生旅居昆明期间购得钱氏旧存红豆，晚年又在岭南撰写钱柳姻缘笺释，人世变化如是不可臆测真令人感触。后来他在经过越南时被小偷偷去一木箱古书，都是由北平携出，并有亲笔笺注的。而冯芝生先生在乘滇越铁路过山洞时，手臂不慎挫伤。

在香港学生都在青年会寄宿，叶公超先生已先期到港，他是负责这一路带队的，但学生一到叶先生便召集讲话，最后则说某处有广式云吞味道精美，这就是叶先生，他的风趣和性格。由香港乘法国轮船去海防，我生长于南方，但像海防那样的灼热也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白天几乎无市，黄昏以后才开始营业。越南妇人披纱，有时从桥上望见轻纱飘动的姿态极美。这是法国的殖民地，有浓厚的法国文化影响，我在一家法文书店买了一册有插图的福楼拜的《包华荔夫人》，一直珍藏至后来在乱中散失。过香港、海防住宿伙食都是当地华侨供应，抗战初期人们对于流亡学生依然极同情和亲切。

滇越铁路多在山谷间蜿蜒而过，中途多山洞，据说当年修路民工死的极多。车于傍晚抵达蒙自，先期而至的高本乐君招待我们在一家小铺吃饭，我第一次吃到宣威火腿，味极丰腴胜于金华火腿。

蒙自是一个小城，这地名亦见于旧日小学教科书中，想是因为云南边境海关所在的缘故。蒙自越南人经营的咖啡店小餐馆极多，可以想见当时海关未撤前繁盛景象。战事起教授学生都处于流亡状态中，相互的距离大大缩小。因此上咖啡馆时常会遇上教授。历史系教授张荫麟先生是广东人喜吃，常在一家咖